



五言園續集卷之五

晉書去熱業無益

序本縣文士

長安郡  
振鐸西  
諸子名

馮陽陳文燭王叔著



袁魯望集序

國朝弘德中李何邊徐倡復古作而文體

袁永之起英下與昌穀齊各有子魯望起嘉隆

間復稱才子其弟青州太守子壽梓遺集而問

序于不佞魯望弱冠舉于鄉于書無所不窺與

諸名流詠歌佳山水間意豁如也

丑魯望舉南宮第六人新鄭高相君主試又永  
之弟子見魯望大奇焉館試限年魯望踰強壯  
未入試語不佞曰彼待詔金馬石渠者果天上  
謫仙人耶不佞謂人生遇合數耳古來文章藏  
名山大川與天壤並豈盡鑿坡鰲禁語哉魯望  
擊節賦詩極驪而罷自是深相結恨相知晚也  
海內才穎之士投交者屨常盈戶魯望善詩善  
晉書法操染無倦及以比部郎改南史曹金陵  
故西高皇帝宮闕而雨花臺燕子磯諸勝魯望

眺覽其間詩益工考績入長安朝夕把臂楊摧  
千古不朽之業示不佞以袁生詩而有外集者  
皆嘲咲花鳥意甚自得秘不示人及不佞守淮  
郵筒無虛日後同為督學使不佞得巴蜀魯望  
得齊魯互相砥礪期正文體而變士習春風時  
雨被于三齊而吾道東矣會有不根持論媒孽  
其短者不聖明宰執知魯望特甚竟不調而魯  
望歸報書曰十年閉門大業可就質之吾子而  
魯望忽長逝矣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亡

而匠石之斤較後世誰復相知定魯望之言耶  
今集中詩文不佞所槩見獨無外集一語每覽  
之未常不唏吁而流涕也竊評魯望之作大都  
詩勝云質有西京而工六朝之宏藻骨原建安  
而兼三唐之正聲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  
珠著璧成繪翩翩一家言矣假令老東西觀而  
與薜草委化魯望甘心耶夫永之潔魯望麗永  
之典魯望逸並傳不朽是父是子矣朱升之有  
子价黃勉之有淳父江左文獻其相承如此

西園集編序

此西陵丘謙之述其姬文如作也謙之罷官無  
長物每携文如遊名山相與倡和其聲律佳麗  
讀之若履巫山之陽而涉洛水之濱乎夫才子  
佳人古今遇合惟臨邛夫婦耳何謙之掩有也  
故蘇氏朝雲白家樊素可謂遇矣而身不能文  
金縷之唱薛濤之詞可謂文矣而遇非其偶茲  
編中目求鳳之歌白頭之吟倘亦其人材自相  
依者耶鑪頭酒氣戶內琴心宛聞數千里之外

三斛明珠千金駿馬又何易焉乃知王媪蔡琰  
千古有遺恨矣謙之命余今言兩人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之隋何謂文矣而愚非其謝也  
如籍者緣會錄序樊素何謂也矣而良不謂文  
襄陽士風淳厚蓋龐德公孟浩然皮且休隱處  
而習池岷山之間又山簡羊枯杜預所過化于  
明興汪伯玉守襄樹石坊表焉民尚齒德如者  
緣會錄是也會倡自張長史舜東孫叅戎子益  
潘憲副子倣以流寓入會者獨吾友周象賢耳  
四子之外封君一州縣長三佐三教官二奉祠  
紀善二將軍六布衣一共二十有一人姓名詳  
序中余過襄善焉三代養老之典至隆也後世  
不少概見何哉白公居易倡之爲香山九老會  
杜公衍倡之爲睢陽五老會富公弼倡之爲洛  
下耆英會千古侈談焉嘉隆間先大夫于復中  
坊爲高年會江漢之間相觀而善茲會竒矣往  
聞宋至道間李公昉欲修前會會蜀寇起不果  
豈造物吝此哉今諸公文武殊途潛見異踪然

出處有大節孝第有庸行里閭雍穆增宇宙之  
和焉究所風被原于鹿門諸賢多矣余推本而  
論之俟續者舊傳者采焉躋而善茲會音矣於  
不書先集後序

先公全集有淮本蜀本閩本傳布海內當時果  
州少傅陳公品其文質而腴詩婉約而有致蒲  
州太師張公品其初尚雄雋復歸典實丰茸容  
與成一家言上海少宰董公品其議讜詞飭曲  
引旁喻蓋寄傲于文字間者華亭比部郎袁公  
品其不摺天和不壅智慧老而好學自全于滄  
浪間者太倉少司寇王公品其職方尺牘調劑  
于分宜者甚難而受笑通敏比于劉穆之朱齡  
石也至專品其詩如齊中沈檢討子靜謂其刻  
洗鉛華直寫性靈無事雕琢而矩矱不爽蜀中  
李祭酒元甫謂其闕烈豪爽有徬徨寥廓之致  
而才情依依在同聲之夫吳中山人周公瑕謂  
國朝之詩勝于弘德嘉隆而陳氏父子從中振  
響若蘇許公濟美開元之朝里中門人陳子壽

謂其述幽紀佚恬曠溫夷若老農之道桑麻市  
僧之語貨賄也先公聞而嘆曰昔人言後世誰  
相知定吾者乎卽諸公言知我也能信後世否  
耶亦予唯唯退而先公下世六七年海內求遺  
草者日衆卷帙頗繁艱乎行遠蒲中黃給事亨  
夫在先公同榜莫逆精擇之携入豫章余友人  
楊祠部懋功增定焉粹爲選集詩存十之三古文  
存卅之二而先公不可見矣嗚呼親手澤而興  
思誦遺言而揮涕况諸君子之論敘炳焉何可  
忘也因志一言俟後世有知而定之者

春秋繁露直解序

董仲舒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本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閉陽縱陰求雨輒應其  
止雨反是著春秋繁露夫天乳星明則甘露降  
王者端冕綴玉下垂如繁露也董生志王道而  
名之與劉子駿以爲夢蛟龍入懷而書成信矣  
或言遼東高廟災仲舒著災異記主父偃取其  
書奏焉作繁露以諛武帝司馬遷謂仲舒庶直

者果諛也何至相江都哉右丞宋公讀而愛之  
筆爲直解每遇大旱令有司依法而禱附以白  
玉蟾祈雨呪其文玄遠有仙氣行之郡國往往  
得其所欲昔漢人名鄭洪雨曰隨車唐人名顏  
真卿雨曰御史宋公舊雨在河之東河之南今  
雨在大江之西矣由是晉馬真四海之甘露乎  
梓是編以廣其傳不佞樂爲之敘往過江都謁  
董子祠悲其學之未用于漢及游武夷問止止  
庵又疑瓊瑤仙跡渺如也乃禱雨一事千載用

之並稱經濟焉始爽然自失矣西谷之山也與

西谷山人詩序

往大司馬恭襄許公與先職方公談西谷之勝  
也其岡巒參差巖陀巘崎類海上方壺員嶠其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類桃  
花源其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類贊皇  
平泉庄而恭襄公下世衡州太守公主之號西  
峪山人且名其稿云山入少有奇氣侍恭襄公  
無日不左右凡山川關塞歷覽周知增雄深骫



骸之思而尤勤於綴學不惟閉戶投斧懸梁與  
寒素等耳其詩益王後官闕下直承明之廬其  
所交驩皆海內知名之士登高送遠其詩益富  
余覽之淵然誦之鏗然書詩近體往往不煩繩  
削而矩度自合不事纖穠而澹泊有餘駸駸乎  
風雅之遺焉說者謂許氏高門為太保尚書者  
四人由人被家庭之訓不淺又靈寶傍黃河介  
嵩少太華之間其精英多鍾之人文則山人之  
必能詩與詩之必可傳也寧獨西峪之助也與



哉陳子曰古今世家無如王謝其子弟亦有門  
風然安石之有東山逸少之有蘭亭千載後談  
焉許氏之西峪似之乎太守公自稱曰西峪山  
人余敘太守公詩亦稱曰西峪山人云云

入精閩山稿序

往余入閩飲平臺烏石上登鼓山問神僧喝水  
處風雨忽至揖武夷君子玉女峰頭雲霞縹緲  
莫知其處蓋嘆閩山多佳境云乃今覩費子定  
之閩山詩其景如在目前定之文雅讀父書足

紹文憲文通之業卽逡巡牛馬走中吟詠不廢  
竟罷官歸鵞湖山房玉生曰詩在元白之間乎  
傅生曰詩有陶謝之風乎王余門取主而傳又  
丁戊之孫也其言足信云陳子曰余敘西峪山  
人許子詩敘霍僮山人林子詩靈寶閩縣各有  
四尚書其兩宮保如費氏皆字內世家之冠詩  
書禮樂之澤如統系相承鼻祖耳孫又何肖也  
人言定之壯年未艾優游山中夫業日富誠不  
知其所止也有是哉定之勉旃其子余亦其門

南沙熊先生集序

往余讀南沙先生與吾郡童太史公論朝災儀  
注一書詳哉其言之也比視蜀學訪先生精舍  
先生抱病未出手示一編則門人太宰嚴公梓  
也其子茂初與先生先後爲翰林庶吉士有文  
名海內比于司馬談之有遷班彪之有固也先  
生父子屬余敘其集後十年先生長逝有邈若  
河山之感取而敘之復茂初馬敘曰古之儒者  
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生所

以明天道正人倫而致太平者也仲尼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之春秋晚而讀易韋編三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身通六藝者衆而惟游夏與文學之科秦人燔棄詩書漢興招求亡經學士稍沿遺書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最著者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諸人是也能熊先生起三巴類石渠閣白虎觀諸儒而與子雲契合焉先生常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必理情達性觀乎

大文而後人文以成故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以止人文也所稱詞達達其密藏表著以示人者故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寓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無懽悰使之笑鮮戚况迫之泣也何以文爲卽長卿淵雲之文辱文翁而已揚子蓋漢儒之沉潛者吾茲有取焉槩觀先生之文思好深湛詞多邃古取周易春秋而錄之六藝所稱竒而法簡而奧正而葩謹而嚴者莫不竭精殫力而崇論閎議悉歸于厚真

是揚鴻烈章緝熙焉觀象於天麗且彌矣視度  
於地普而深矣察法於人迺金迺玉矣是以聲  
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  
於世俗之目辭之達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上  
下數千載間謂楊子與先生竝起于蜀可也漢  
人見楊子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至輕其書而劇  
秦美新蒙垢難洗先生解嘲甚力謂誣阿莽者  
班固也列雄高士者稽康也訛傅子雲者谷永  
也有是哉是或一論也乃先生弱冠登朝讀書

中秘得片言隻字者如獲拱璧改官禮曹時

肅皇帝方更化國家典章多所潤色罷歸山中  
屢薦不起士林比于景星慶雲視楊子所遭何  
啻天壤楊子每言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有子  
雲必好之矣彼桓譚謂勝老子侯芭謂勝周易  
皆尊師說而未至者先生後世子雲也茲集與  
玄經並傳哉或言先生欲因游夏之學以語文  
說詩者特爲一編是孔門在斯之意也復取左  
氏下建宋元允信史文苑敘列者各爲一編見

文章與時高下也其書未成有遺憾焉續而述  
之勒成一家如龍門蘭臺之業有待而成是在  
茂初乎是在茂初乎先生諱過字叔仁號南沙  
子學者稱南沙先生夫主外世子集也茲集與  
學海清瀾序羣賢諸君子對詩韻類賦風集  
昔人言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  
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然三才之道往牒備焉  
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  
之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古人之學有裨于  
德如此自後世觀之所稱古訓豈獨六藝之文  
為然哉即諸子百家之言行是也漢興除挾書  
置博士當時賢良文學專于經術而詳于史事  
有註有記有書止耳至唐類書始有專家豈其  
承齊梁靡麗之後應博學宏詞之科時勢使然  
耶當時如徐堅歐陽詢袁悅白居易李昉王欽  
若楊億諸人所著諸書雖言異事殊而采摭分  
派俾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提槧之客內無乏思  
外無遺事至今誦之燦然可覩也宋元以來議

論日繁研窮日踈往往謂游夏爲支離以舒雉  
爲小伎而通考萬花谷諸書塵塵見焉國朝稽  
古右文士用經術以顯勒成文章等唐宋而上  
之獨類書缺焉吳興凌君穉哲少舉進士爲工  
部尚書即罷歸山中閉門却掃枕經籍書常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變化是矣聖人見天下  
之曠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見天下之動而觀  
其會通以行典禮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其三才  
之大旨乎細諸類書擇其雋永統而同之辨而  
異之凡天文地理人事以至草木鳥獸之名廣  
大纖細罔不悉具千有餘卷題曰學海清瀾屬  
余正之且序其端孟軻氏曰觀于海者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茲編也無論古訓卽方有  
唐諸家纂述如虞世南得而潤色之可無兔園  
策之誚也使事如李商隱得而考索之可無獺  
祭魚之譏也獲古人之遺于千載之上而大畜  
于千載之下林君用心斯亦勒矣其真瀾之清  
海之會乎昔仲長統昌言止于明志王充論衡

秘于示人何得茲編之公平儒有今人與居古  
人與稽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者其凌君之  
謂與之遊也然古人之貴于千鍾之土而木石  
之櫟寄集序  
漢楊雄最好古者其言昔人之辭迺玉迺金歐  
陽修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蘇軾亦謂  
黃庭堅如金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迺名而名  
隨之因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  
今觀雙臺林先生之文又何驗也先生少年登

第讀書翰林業已憂吐白鳳吞丹篆與紫文鸞  
驚矣至典禮于蘭省秉憲于湖湘旬宣于河洛  
歸老于閩山凡應制彰教送遠銘幽形于記敘  
碑表者若干篇自名曰櫟寄集屬燭校而敘之  
因卒業焉大都茹古涵今絕去畦徑宗丘明之  
簡潔而骯髒其體漱柳州之工緻而雋永其辭  
廉而不穢溫潤而栗其真荆南之兼麗崑崙之  
琬琰雖于仞之土難秘其光百仞之水難掩其  
輝者耶乃先生平生不以言狗物不以色假人

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其內外輕重之辨較然矣  
卽取金玉可以比先生萬一不獨文章似之者  
俟後世有子雲與兩文忠公而已燭豈知音者  
哉亦豈阿私所好者哉先生詩篇爾雅與文稱  
燭曾選而梓之其遇以國士愧無以國士報之  
詳在詩序中不論而論文之大旨如此而始

### 軍政條編序

嘉隆之際海內虛耗議行條編之法閭巷稍稍  
蘇息乃軍伍則重困矣彼狼戾者柰何魚肉之  
侍御孫公按江以西諸郡慨焉疏于朝下部議  
條編如民法不佞適典藩司聞議格者十餘年  
豈真道傍築舍者哉今中丞陳公侍御朱公力  
主行之而右使宋君憲使金君仰承休德朝夕  
揆度取守城屯田之籍合而等之令出顧役身  
安畎畝哀益調劑罔不周悉勒爲令甲布在衛  
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兩君命不佞引其端且  
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余觀周禮大司馬掌  
邦之九法以佐玉平邦國春而振旅夏而麥舍



秩而治兵冬而大閱不輕動以妨農而司門司  
關與繕人校人及掌節掌畜諸役不攝惟恐傷  
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雖謂此法爲周官之遺  
可也條理而後可行于民亦不害而遠矣關雎  
麟趾之意寧獨古人有邠因書以俟之爾矣  
昔司馬相如爲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恨不  
與此人同時及召見爲文園令奏大人賦飄飄  
有陵雲氣孔融善文辭魏文帝深好之每嘆曰  
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二子遇合可想見千千載之下金谿黃憲子者  
快竒多聞人也年少舉于鄉讀書日數行下落  
筆倚馬千萬言立就而賦尤弘麗詩則清苑有  
致所謂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當  
令三都可四二京可三者也卽豫章多才士如  
憲子者卓爾不群其長卿文舉之流亞乎往往  
就正于不佞不佞所覩排桃館諸篇又威鳳一  
毛祥麟片甲也黃子行詣公車應金馬石渠之

詔主上好文其所遇合過漢魏遠矣因題簡端而壯之

五經旁訓序

侍御朱公按江以西諸郡觀風之暇校刻五經旁訓檄布學宮語多在檄中大都言文體之邪正人心之醇漓世道之升降係焉邇來文不師古往往掇史漢之餘以炫博竊釋老之語以鈎竒至六經輒弁髦之沫泗微言不絕如綫一明主下詔禁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巳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欲正文體當反諸六經焉燭與學憲沈君董剖劖之役書成嘆曰經者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雅言詩書執禮而志在春秋當時身通六藝者七十人乃其言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

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又曰六藝於治  
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非以人之治身與治天  
下國家者皆本於經耶秦人焚書六藝缺焉漢  
興稍稍表章綴學之士多信末師而非往古劉  
歆有言曰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  
今取六經之古文而旁訓之根本注疏折衷衆  
論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如菽粟療饑布帛御寒  
通之千萬世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  
上通而不困其在斯乎故曰具於經致用不獨文  
章雅馴者此侍御公維世之聞也興是書爲廬陵  
李公恕作泰和楊文貞公魚而傳焉梓行洪  
州猶周禮在魯也夫用于世而于平言也夫山  
嶽陳雙溪擬陶杜詩序聖賢聯中即意謝公  
自昔言詩之達者必曰陶謝樂之聖者必曰杜  
甫晉唐以來不易云余竊謂聖賢公用世之志易  
地則皆然故荆軻之詠稷契之詩識者槩其端

流而感士之不遇嘆垂老無家又何同也雙溪  
陳先生少舉進士遭際深聖朝所遇與兩公異  
乃一典郡符拂衣以歸卧長樂山中學古詩篇  
擬陶而陶擬杜而杜雖靈運擬鄴中明遠擬公  
幹不是過焉蓋未盡用于世而託乎言也夫陶  
之詩遣馳競而祛鄴客杜之詩薄風雅而該沈  
宋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  
達而聖者能之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壯哉先  
生之爲擬也昔靖節命子在才不才間而予美  
有失學從兒懶之嘆何得先生有子如御史大  
夫傳其詩屬不佞以言哉不佞往游襄西近過  
潯陽不能出一語蒞誦茲編如匡頂雲流浣溪  
雪霽柴桑素心人杜陵有道交其先生乎寧獨  
詩也

陳氏家園記序

先通奉公致井陘政歸而樂園亭者二十餘年海  
內學士記焉不佞入仕書爲小冊每平頌之宛  
如水雲之間花月之夕也因憶昔人賦歸田者

西園集卷之五  
極圖書翰墨之樂辭歸去者述舟車松菊之幽  
引思歸者侈觀閣池沼之勝今幸兼乎三子所  
有也乃惆悵迷途婆娑煩躓違老氏之遺誡未  
迴駕乎蓬廬幾爲三子竊咲益重式微之嘆云  
客言吾子仕存心于宇內安暇乎此歸縱心于  
域外安用乎此悵然無以應獨諸公名筆衍庭  
訓而啓來裔與江漢同流又陳氏之赤刃大球  
也總爲家園記梓置衡陽藏山堂茲集西園記  
會大東夷圖說序莫回書於生首字以喻史天

國家中興極盛大聖天子在上不冒海隅出  
閭不率禪畢獻方物由粵入者東南夷也粵行  
省左使蔡公用卿著東夷圖說貌琉球安南古  
城西洋諸國二十種附以海外奇聞寄余洪州  
用卿自序夷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即夷  
盛衰關中國安危香山濠鏡湧出沒無常莫可  
究詰此憂治世者也東夷當周之治世肅慎來  
獻看柝楛矢後招誘于管蔡周公征而定之故  
周禮設象胥之官以掌鞮譯東方曰寄南方曰

家是也漢時遣輔軒使者訪殊方絕域之語以  
為裨補茲編事竒而核文雅而直不出京庭而  
坐照六合不待疇咨而旁通四表矣漢惠帝時  
東極扶桑之國有耆壽而貢者自言見隆古世  
界女媧已前八風調而四時序燧火鑽火變腥  
父慈子孝義軒以往屑屑相誅滅淫于禮亂于  
樂而淳風墜矣其言頗遠倘來友真有不死之  
國乎今野天子慎德四夷咸賓遠邁周漢使中  
國純于孝慈夷狄漸于禮樂觀義軒以上之世  
于千百載之下庶幾大快焉此用卿之意也寧  
獨抱經世之志也與哉

不計及牘清裁補遺序八十五

古者列國修鄰講好託手詞命後掌記室工八  
行徃徃片言明意薄蹠寫心遠在千里曠若復  
面蓋重尺牘云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裁其善  
者勒為成書海內珍焉青州公子復增補之叅  
知史公為尊人太史門下士得其書于侍御朱  
公愛而梓焉屬余引其端余觀昔之占書若陳

遵日可數百函劉穆之日可百函朱齡石日可  
八十函劉弘一劄賢于十部從事夸孟公而不  
無一存者卽弘所傳止荊州一劄耳古人所遺  
又何多也公子在諸生中少有俊才采摭博而  
品藻精斯亦勤矣安知非二先生所快乎天下  
之善不必自巳出傳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君  
子惜其不廣曰何不言人亡弓人得之耶後必  
有讀茲編而益之者

楊廉峰先生集序

其意也

三代而後綴文之士若賈太中若韓昌黎其名  
赫赫與天壤俱敝豈非大河嵩少之氣融結於  
人文而洛陽南陽尤矯矯著聲哉往余過韓莊  
謁黃祠未常不唏噓想見其爲人廉峰楊先生  
少年起河洛通達國體讀書吹臺卽思濟天下  
之溺及宦杜下正色立朝多籍箸而籌削牘爲  
疏投劾權佞移易風俗封事凡數十上主上  
改容聽焉每一疏入未嘗不嘉嘆以爲名御史  
正論不阿直言無隱與治安之策佛骨之表若

合符節至文翰詩篇精駑群言達觀衆品大者  
掀雷抉電小者戔玉猷金寄寥廓之思發慷慨  
之衷氣渾而鬱詞遠而弘去陳言以達意闢邪  
說而衛道有裨世教焉浩乎如大河之注于海  
也翠乎如嵩少之參天也先生巡八閩風節凜  
凜有埋輪覽轡之遺不佞在事曾卒業全集如  
游閩諸草蓋鵠肉一臠也參知徐堯智王敬美  
業序而品焉文似某氏詩似某氏皆藝文文苑  
傳中不朽人也余獨取其並雄中原者耳或謂  
主上得先生不啻魚水將建丹書竹帛之勳視  
長沙潮陽遠矣余獨味乎言之似耳靈運休文  
古之能言者也王通氏小之而有取于狂狷如  
江淹孔珪之徒其人重也先生古之忠者與何  
文之正而典直而麗也若曰文章與時相高下  
有不以漢之賈生唐之韓子推尊先生而謂燭  
爲佞也豈知言者哉昔人謂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乎先生命不佞序閩稿不佞感先生之知遂  
定其大者弁諸全集以俟百世



其大者其精全集以知百世達觀衆品大者  
文乎夫主命不封事聞辭不封恩去主之映發  
為效也豈以言者始昔人謂辭出精時映實吾  
其不以莫之賈主書之韓子對尊去主而辭繼  
文之正而典直而麗也若曰文章與韓時高深  
其發其盡之對其人重也去主古之忠者與何  
古之謂言者也王融以少交而亦知于其能映  
身必陳謝表矣余聞和乎言之以耳靈戰朴文  
法止對去主不啻魚木部事以昂之曠斯

西園續集卷之六

汜陽陳文燭玉叔著

公序  
贈史刺史考滿序

兩漢重守令尚多府若縣唐時多置州改太守  
為刺史云  
國朝監于前代輿圖論之大都府  
居十之一縣居十之七而州則二也屬府而統  
縣責尤難乎  
馮介江漢唐為復州刺史之賢如  
狄仁傑崔訄史稱其惠愛足以蘇復人也然汝

南善政中宗朝有諧之者而民窮斂急韓昌黎業痛刺史之難矣况唐去今幾千年而沔又隸承天所統景陵縣爲一肅皇帝潛服分巡使者駐節焉在官供應在野水旱其難有倍于唐者乃餘姚史公何兼二公之長也公甫下車問民疾苦父老進曰田非舊制水非故道民何以寧公遂先築茅埠江口洪水東下餘年履畝而均之絕無偏累黔首服勒南畝稍稍有秋此其惠愛之政其沔人更生之會乎中丞陳公御史錢公移檄交獎已而交章以薦聲名籍甚而公且三年滿矣夫天子不巡狩而寄耳目于兩臺今兩臺知公特深口碑在路絕無諧語如狄梁公又知崔公之賢者不獨如手觀察而巳此其遭逢不尤奇哉近聞兩臺以公考滿入告公同寅曾君程君輩乞余言爲賀謂明天子當旌異公非常之寵不次之擢乎沔難借矣陳生曰因主上治隆三代唐何足言余所談復州兩公又沔故事因憶在兩公先後間有廬刺史者

名家子開元贊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公善承中順公之業而公子職方公翩翩而起報而國範而家公與古刺史爭烈矣

贈醫者黃生序

吾里黃子德裕習秦越人禁方自稱友垣生善幼科有治輒効性恂恂好奕豈孔氏所思有恒者哉余生子早夭時在長安醫請多弗至黃子走視之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獨當生者能起耳余謂當死者雖司命且柰何第操持見厚薄耳一日索余言爲贈余曰子友東垣也亦知其人乎元史稱李東垣杲家世真定蓋名醫云余過真定問李氏族無世其業者獨門人羅天益所著諸篇尚盛行耳及見硯堅所爲傳讀之知東垣名世非徒藝焉耳也東垣重自愛喜活人以母病死悼痛不知醫受學于潔古老人數年通曉後監稅濟源行疫醫不能治遂廢寢食廉標本揭刻其方于耳目會處活者數萬人

謂羅天益曰學醫覓錢乎傳道乎羅曰亦傳道  
耳嘉其篤學捐金助之臨終檢付所著篇帙且  
言爲天下後世勿令湮沒夫醫有扁鵲倉公尚  
矣扁鵲以伎見殃不能自保倉公當刑賴緹榮  
通尺牘而後寧太史公嘆美好者終于不祥豈  
謂扁鵲等耶東垣善見又善藏復永其傳度越  
千古矣黃子得所友哉黃子世醫尤長小兒古  
昔名醫爲帶下醫耳目痺醫隨俗爲變願有進  
焉是尚友也故語東垣遺事云

### 贈周生序

嘉靖甲子春有周生者持星家書自江以西來  
遍遊楚境走謁余生磊落有氣至言貴賤若宰  
衡韋布壽夭若容彭殤子貧富若猗頓黔婁往  
徃而中交談生者不絕于戶比生將辭去謂余  
曰盍誨諸余曰徃讀禦寇力命篇及孝標辨命  
論二公皆以爲弗爽余方少輒咨嗟嘆焉列之  
言曰王追術士逐勢成敗遇否則命也劉曰命  
體周流迴還倚伏御物效靈憑人成象以余觀

記及聞生談說則于前言率有味哉第曰者卜  
祝近乎文史如楚詹尹聞屈三閭言則釋策而  
謝司馬季主聞賈長沙言則鼓腹而笑君平之  
于楊子雲則下簾而授經此其人論極乎微言  
因乎道幸列于諸君子之林而聲垂不朽生之  
談中矣當使達者信愚者安杜浮競而裨世教  
焉若依附青雲聲施後世得無遇其人如昔之  
賢豪俾生不愧于長安成都者耶生也往而俟  
之

### 贈程生序

家大人山居好客客有程生時英者善談命訪  
我長安謁諸貴人以言取中得諸貴人詩荊州  
北都雷公延之館薦于上公得被冠服洋洋歸  
也願余一言而去陳子曰昔漢司馬季主在長  
安余多其布衣之時蕩然肆志當時相難如宋  
大夫賈博士者何如人哉乃百言百當令其瞿  
然悟悵然語也其言仕者可爲羞矣卑疵穢趨  
比周勢利空文調上有人者進有財者禮禾載

如新良可痛息此以伎能立名有高世絕人之  
風者今去漢時甚遠生在長安二年其惘欬朴  
忠唳訾脂韋之習視古昔何如生能辨之否生  
噤口而笑至無以應比部公余益友也不啻宋  
賈之賢生得而親之生可知矣獨余官長安恐  
慙季主言望生有以規之又恐生泪沒市門虛  
高祿命如漢時所嘲無以辨人而規我也歸見  
吾家按察公願請質之

贈李先生序

石山李先生其姪進士子復官太常博士例得  
封其親語余曰家夫人往與季父講藝山中思  
以學顯柰何就今封余曰奉常清秩況其公案  
上特恩哉已而博上君移書尊人果封奉常公  
卹其季父業已貢拜青縣司訓卽石山先生也  
先生與奉常公少負奇偉號稱三李卽鄴不多  
才士往往遜避三李余常覽魏都過磁州問李  
氏族里人多其孝友余竊慕其家行云後先生  
遣使問博士君卽舍博士君語余曰願得吾子

一言往季父所余曰昔人讀功令臣廣勵學官  
輒廢書嘆者蓋楊師道微缺也夫仲尼既沒七  
十子散游列國如季路居衛子張居陳子羽居  
楚子夏居河西子貢居齊皆為人師者其徒若  
由子方段干木其後流爲商鞅吳起荀卿李斯  
輩楚漢之際聞弦歌之聲僅見魯中再立教之  
難如此今去仲尼數千餘年士習日薄此公家  
伯陽所嘆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也又曰獨立而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爲天下母旣知其母復知  
其子而師道立矣先生孝友有聞自六經外惟  
手道德諸篇其清修履和所稱大成若缺夫盈  
若冲者非耶河間多善士觀先生來且將楷式  
其徒尊信聖人與鄰魯等必不流而爲它也語  
曰皎皎練絲惟所染之乃觀先生允信一念善  
主土方臨雍禮儒考訂古書乘蒲輪安車之聘  
能舍李氏兄弟乎子復謝曰可贈吾季父矣  
贈以贈儀止入序無心登者猶居燕翠又詣荷  
淮陰西北十五里蓋有鉢池山云寺爲景慧王

手喬卅臺在焉余來始一登之淮海無山茲特  
墳起耳有僧儀傳號心燈者能了藏經又能詩  
多收名公詞翰余與語合其骨中聰明無滯礙  
恣大顛其除蒙翦叢蕩茫萬類似覺照又時時  
省毋其本孝敬而積衆德似濟師嗟乎一念苦  
空便照河沙諸國所稱傳燈夫非心耶生人姓  
仇氏少在鄉之洪福寺其師洪公有律符昔世  
尊集大衆勅阿難依七佛儀式命其持鉢去止  
人之居于鉢其遵彼教者與自六經我

西園續集卷之七

馮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送彭福州序

馮介江漢昔多遷謫吏今華亭袁履善先生守  
馮而佐之者則桂林彭選之也二公皆進士皆  
尚書郎其左官又同行政相濟黔首被惠至歌  
父母云一旦彭公遷判福州府薦紳先生謀借  
公不欲行陳生曰漢汲長孺號社稷臣遷滎陽



令則耻爲之命守淮陽願不受詔竊怪黯也躃  
甚柰何戀戀禁闥也又怪漢武方招文學且曰  
吾欲云云柰何踈此輩也彭公爲司空郎慷慨  
多奇節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不得久留于內至  
遷于沔下車以來問民疾苦以片言折獄凡吏  
深文巧詆陷人于罪者憚公不敢爲而發摘如  
神百姓清靜寧一狗不夜吠去年有火患公手  
書水神大字家給戶帖百拜而火息楚王與民  
爭也利公有入殿上危論數語觀者變色易容  
嘆曰烈丈夫哉視不憂延燒不拜大將者爲尤  
難而公之爲人大類長孺矣頃量移福州多海  
寇徵調遍宇內無亦得公之重治之耶語曰始  
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以公勝  
筭當有滅海盜者况福人聞公來又將拯于水  
火也公豈薄福州者耶諸君始釋然于公之去  
翼且公乃行

送王進士守武定序

仲山先生者翩翩起吳中先生善詩工畫海內

比之王維云後其子汝明中已未試歸卧于寶  
 界山房至乙丑對大廷 上賜進士高等海內  
 知先生有子云王子與余交甚驩至談當世之  
 務徃徃中實而思見諸行人言王子名家子善  
 讀其父書然哉王子除守武定同年觀吏部政  
 者以其意屬陳子為贈言陳子曰虞廷之咨州  
 牧也柔遠能邇以至蠻夷率服周時南國諸大  
 夫詩人詠其退朝委蛇之度若得而見馬漢吏  
 治猶近古如王襄為益州刺史又使子淵作中  
 和樂職以宣布至發為講德論刺史曰苦政不  
 暇能優游歌詠當時稱益州之來也宣布詔書  
 勞來不怠有功于百姓由是皇澤豐沛至恩流  
 溢龐眉耆耆考咸愛朝夕樂觀大化故作而為歌  
 有味哉其言之也今 天子明聖招拔異倫填  
 庭溢闕倍于疇昔大半出為守令蓋惠養元元  
 思得賢良與之共理王子官固益州耳今之徃  
 也仰承上意問民所疾苦與之休息暇則興學  
 造士與茂才異等矢為論歌夫世平道明臣子

不宣王褒且以爲鄙今武定在齊中誠股肱郡地天子尤加之意王子可不宣主德而比隆虞周乎况仲山先生未究之業待王子以昌大則王子尤不可不亟圖也

送郭廣安序

昔宗資守汝南成瑨守南陽乃辟范滂岑暄而二公主諾坐嘯郡以大治夫孟博公孝一功曹耳尚能益太守則漢家循吏類汝南南陽者衆也何嘗無賢者叅佐哉史逸其名耳故守令近民而兼之者郡之貳也第佐守易于撓權攝令易于侵職而其間留去後之思與賢守令等必庶吏云吾鄉郭子起家太學官兵馬三年遷貳蜀之廣安州兵馬治都亭獄百賂蝟集染者什九而君清潔自樹一無所取歷十二御史移檄獎之至惜其去君將行謂余曰吾無橐中金乃得十二御史檄卽得十二御史檄願得先生言余觀君馴謹佐郡必無侵撓之虞而持其不取之庶慎終如始當有賢大夫重之共圖化理于

蜀漢功曹非已事耶昔宋國人得玉獻司城子罕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當時長者云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白金與搏黍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言並呈者乃童子取搏黍里人取百金賢者取至言所知彌精而所取因之宋人言若此今君不取橐中金而搏黍二御史之檄亦知所寶矣復乞余言壯之茲行其以名爲寶哉其以名爲寶哉

送劉評事疏養南歸序

增城劉鎮中舉進士官廷評投疏闕下謂先

臣李密四歲而舅奪母志臣維嵩生六月而母喪乃祖母之恩過之今年餘八十矣其言感不主上得遂所請將別余再拜而命余言也余觀母子間情最切故朝出倚門暮倚閭望也古者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則曰豈不懷歸用是作歌將母來諗先王曲體人情形于詠歌如識薇蕨之生念悄悄之憂下及于僕夫之瘁惟慮失其養父母之心耳臣有是心安得不相諗告耶秦

漢以來功名之習淪于婦人女子若陵母知興  
滂母慕名柰何遠于情實也君前䟽楚楚  
主上俞允是三代盛玉卽人之心體臣之至而  
亦足風海內士習矣太孺人見君歸相顧而喜  
必不問區區功名如王范之母也庶幾今日見  
古道哉若日報劉之日短事明主之日長鼎貴  
崇爵爲君望業有能言之士非鎮中願聞于不  
佞也

二酉園續集卷之八

馮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吳司理被封序

景陵吳士望與余同舉乙丑進士士望才高志  
雅習當時之務又好讀古人之書卓然賢豪矣  
士望與余家相去不百里聞其往徽州也其尊  
公語曰保子者誠求之而其欲申保民者誠求  
之而其情得哀矜勿喜汝曹懋之及入爲比部

也又曰金以久而不至于躍冶職以專而不至  
于曠官哲人惟刑固將終身汝曹懋之卽吳先  
生教士望直數語耳何其當也乃士望以績著  
得封先生司理被章服爲閭里光諺曰朝種樹  
暮息陰吳先生之謂矣士望出天子制詞余  
讀之與先生之隱行最合王言如綸斯足重矣  
而海內學士復詠歌之士望命余題其端士望  
以聲名重朝廷顯親赫赫矣而且借人言以  
悅之顧孝子之用心哉顧孝子之用心哉

壽蕭凌達六十序

往先按察公與表叔司徒傅公歸田置酒相娛  
樂也乃凌達蕭君爲門下士相從不厭蕭氏伯  
中結兩家驩而凌達猶密至按察公垂老則凌  
達往往撰杖屨卽易箒先一日把酒賞花謂凌  
達曰君臣之際與朋友之交等耳齊桓公封禪  
嘆寡人日暮矣而仲父年艾爲之柰何蓋感遇  
云觀先公言而凌達相與之情迥異曹偶豈陶  
靖節所稱南村素心可話晨夕劉孝標所稱靈

臺寄通風雨不輟者耶今年十月朔日凌達六  
十里中與凌達善者往賀焉謁不穀爲文不穀  
交凌達久每謂凌達酒態不如劉伯倫而放歌  
浮白露醉墮車古人之豪十得其五詩思不如  
孟襄陽而語帶煙霞字挾霜露古人之逸十得  
其四博物不如張茂先而中山辨銘服匿詳噐  
古人之鑒十得其三真吾友哉真吾友哉且意  
氣翩翩渾如未艾在凌達若忘其老之將至者  
昔絳縣人年七十矣晉大夫叩之不知年而自  
言歷甲子四百餘朔楚丘生八九十矣孟嘗君  
憐其老而自言深計遠謀設精神以爲壯王叔  
經百歲餘矣習氣胎食周流名勝三人皆化境  
矣凌達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過此以往其三人  
手敢以是爲凌達壽

壽費以明六十序

吾友以明費先生春秋六十矣正月某日其懸  
弧之辰也二三友人思爲文以壽而命陳生代  
其言憶先外大父任先生故公家壻不佞于先

生稱老表元弟又同舉于鄉與憲使公莫逆又  
結仲子姻媾世好哉無如不佞言矣進二三友  
人而告之曰以明先生蓋稽阮之儔與夫叔夜  
之問嗣宗之達豈惟晉人孤秀而有天下國家  
之志一不得時蓬累而行耳二子惟慕神仙思  
與安期羨門王子喬之倫度長潔大養生之論  
延年之句並著文苑傳中可誦也費先生少有  
竒質冲而不盈于百家之言無所不窺而尤沉  
酣六經屢上春官不第絕意仕進日惟閉戶多  
長林豐草之快偶一清嘯聲聞數十里監司有  
司非其人卽專訪之不應也興至獨酌引滿浮  
白仰天而歌烏烏間操觚翰詩類長慶文則嘉  
祐三昧也已而憲使公舉進士官翰林庶吉士  
晉兵科給事中封先生如其官先生望闕下  
稱謝一具冠服止耳暇時散步里巷則多初服  
人謂先生抱噐未試得拜顯秩以爲榮而先生  
家國天下之志或有託于憲使公而終非其好  
也每讀絕交書卽山吏部相知何得黜抱琴行



吟弋釣草野之士乎又怪晉文帝欲爲武帝求  
婚於籍醉六十餘日不得言而止吾以明之貞  
介豪爽或可踵武耳不佞又謂中散大夫之職  
康視之腐鼠耳步兵校尉之爵籍視之群蝨耳  
吾以明之輕富貴利達也豈不然哉外輕者內  
重內重者神全此先生行年六十而有姑射之  
容與二子所慕如安期如羨門如王子喬皆長  
生不老者千載而下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豈  
在三山十洲蓬萊海島間耶憲使公少年有美  
才遭際 聖明究先生之志而大其業者視澹  
與紹不啻千百矣先生聞而咲曰吾適吾之天  
也安知古之人夫惟自適是以難老也

重以壽四叔亦十歲下

且曰願吾子亦能也

吾叔江村正月二十三日乃懸弧之辰春秋六  
十度矣吾弟文燿文燼寓書于閩曰夫人平日  
愛吾兄文幸得一言以佐稱觴又聞吾兄居常  
言天地氣運十二支壬陰陽相錯土事相乘周  
於六十周而復始以至無窮故先民之壽大都

以百二十歲爲期則六十者固壽之始也不肖  
謂吾叔蓋文翰之士云昔人言筆之壽以丹墨  
之壽以年硯之壽以世况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乎吾叔有八卦硯  
蘇長公爲之銘有海野堂硯唐楮顏家物其愛  
重若懸黎結綠持贈不肖且曰願吾子方駕古  
人耳乃吾叔負不羈之才竒蹤逸軌往往薄舉  
業不爲而留神在操染間泗上有施坐雨者雋  
谷之士也黃岡王吉士稚欽最重之偶過于鴻  
一郡日爲狂生而吾叔延爲上客自是詩畫書  
法大進詩不經思而長歌短篇有崔李之遺畫  
不經意而殘山剩水有顧陸之遺書不拘繩墨  
而任意縱橫則張長史之顛懷素師之狂也此  
皆可以名世者而吾叔少游成均已而拜官黎  
平府慕跡弛不肯爲乘興于酒樓爲之習家池  
之傍金焦北固之麓人人以爲寶也晚得龍尾  
石命不肖作留春堂硯贊堂蓋江夏馮吏部子  
和書吾叔好尚可知矣夫遂良魯公子瞻俱千

載人卽遺硯尚愛護不忘吾叔神日王而志日  
堅安知晚年書法不駸駸古人而留春片石後  
有珍之者其榮樂年壽可與世之歟落者較哉  
不肖少吾叔十齡生平有志於文章幸博海內  
之虛名而漫無所得至于書法垂老未工思歸  
壽視亭與吾叔揮毫樂而忘老王濟言家有名  
士三十年而不知吾叔誠名士乃不肖知于三  
十年之前心形俱肅異於古人之叔姪遠矣三  
弟以吾言佐酒俾覩六十再周以永先民之壽  
吾叔其許我不乎

壽林雙臺先生七十序

嘉靖壬子肅皇帝加意潛服修承天府學追鎬  
京而邁豐沛錫御制碑以訓多士大哉王言統  
一聖真雙臺林先生奉璽書督學不揚大訓士  
蓋有周漢之遇云又楚服道遠往試者舟車未  
遍先生歷覽如神權貴人有干請者先生不聽  
也不佞年十六就試亦腹背羽耳先生曰夫夫  
楚材鴻軒鳳舉應聖化者與識賞而優遇之後

二十四年乙丑不佞舉進士先生以廣東左使家居計懸車春秋四十耳又二十年乙酉不佞以按察使入閩見先生甚驩且曰三十年來吾子丁艾而吾老矣明年先生七十四月十有四日乃懸弧之辰先生呼酒酌不佞不佞具卮爲壽先生曰士君子患人品不高可自樹者名節耳孰不願功垂竹帛文典制策乎而不能盡如吾意庶蘭凜凜千載猶生曹李厭厭百齡無益吾子懋哉不佞聞之爽然自失矣先生所謂壽豈龐眉鮐背耆耆遐紀者耶先生弱冠登朝選翰林庶吉士屢試居首同館約私謁執政謝絕不往遂至改科先生以母太夫人守節而老不欲居言官遂得祠部掌儀司文辭爾雅有丘明子厚之遺足潤鴻業而延道脉造士之澤布護三楚如衡岳太和之嶺岷如洞庭雲夢之浩渺建立者得而爲功操染者得而爲言先生之化日遠名與天壤俱矣何必功已出而勒鼎鉉言已出而溢縹囊哉其修齡以人品重先生可自信

云楚中同門如工部尚書曾子省吾戶部侍郎  
王子廷瞻禮部侍郎陳子思育兵部侍郎劉子  
庠刑部侍郎胡子價都察院副都御史耿子定  
向呂子霍輩寓書詢先生起居謂燭宜有言以  
獻燭嘗登武夷謁冲佑萬年宮見三十六峰縹  
緲如畫必多偉人又詢魏王子騫設綵屋雲烟  
霞樽以宴鄉人而與宴者咸長生不老先生滌  
除玄覽有僊氣庶幾哉符山靈可當幔亭峰之  
宴也壽在斯乎壽在斯乎因復二三子敢爲先  
生無疆之祝

壽張石渠先生六十序

不佞束髮授書石渠張先生先生雅愛之時先  
生在先中議公門下善先光祿兄戊午同舉于  
鄉中議公掌職方聞之喜而不寐同入北雍年  
餘歸中議公賦詩贈焉後兒璧爲公家壻師友  
淵源往牒未有也二十年來不佞薄游四方先  
生令太平令新安聲名赫赫巴蜀河洛間也佐  
肇慶守趙州廣與滇稱遠服而先生德政屹然

萬里外夫親民吏莫如郡邑先生歷試之獨正  
直不阿早懸輿而先生壽六十餘矣仲冬念三  
日乃懸弧之辰不佞官江西行省使先生報書  
曰吾子謙冲而力學渾朴而厚行持衡當軸十  
于疇曩夫慈父不輕以孝與子也親兄不輕以  
讓與弟也先生何得聲稱不佞哉先生于不佞  
父子有衣鉢之傳焉中議公年六十修高年會  
于復中坊有百歲者有九十者多八十七十社  
中李君寵未六十八會龐眉黃髮兒齒鯨背濟  
濟在戶子弟扶侍出入歸而各親其親長其長  
而孝弟興里門以爲明興三百年來盛事不  
佞謂君子在朝以身延國脉在野以身厚民俗  
卽高年會古昔罕見焉會昌間司馬白公居易  
爲香山九老會至和間太師杜公衍爲睢陽五  
老會元豐間韓國富公弼爲耆英會其圖傳之  
千載如聞詠歌清嘯于唐宋間斯亦竒矣卽至  
道間李公昉罷相欲紹前美會蜀寇起不果燕  
僖升平之世造物所吝今里門衣冠之盛不及

古人而高年會多韋布尚有存者先生中議公  
高第弟子能續此會于江北乎不佞年五米餘  
仕宦不止車生耳盍歸乎來從先生烟水間比  
君寵八會先生其許我否乎回視曹偶致身青  
雲之上五六年來化爲異物逝先輩中踰七望  
八中議公一人耳先生之壽雅似之而又舉高  
年會厚閭巷而敦風俗令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仲尼觀于鄉而嘆王道之易易也壽寧在一身  
耶敢請質于先生而爲之祝

壽陳海洲七十序

海洲陳先生同先按察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時  
大司寇我渡陳公大司馬華溪郭公號閩中三  
才交俱莫逆云兩公高位而先生修齡巍然三  
山之上丙戌壬正旣望適覽揆之辰子壻林子  
天廸乞不佞一言佐春酒而介眉壽不佞見先  
生宏偉恢廓立容嶽嶽不懈也視容耽耽不散  
也言論侃侃不阿也無論先生當肅皇帝朝掌  
度支稱蕪守杭州稱循典贛州兵稱能賜金加

爵荷特達之知卽歸田在慶曆間守玄養素以  
維風教世有并介之人何可窺其萬一哉會不  
佞以右使視司事令郡吏慎鄉飲禮以揚清朝  
盛典而郡吏謂先生碩德耆年當爲祭酒先生  
春秋七十矣非古所謂杖于國養于學問則席  
入則揖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老而傳焉者耶  
而先生徃徃列于五更三老之席祝餉在前祝  
鯁在後肆筵授几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所以風天下也先生得謝久而飲于鄉猶行  
古之道與先生仕重于朝退重于鄉介茲景福  
永保令名其壽榮矣自今以往能赴申公聘乎  
能策楚丘乎能口濟南經乎能交傲如衛武乎  
能從東方生賜聲風木乎皆先生未來事也林  
子撰杖履而待焉先生咲曰走之壯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幸以右使公言書之卷端  
貽我來世而林子復以壽先生諸詩附焉聊作  
通家譜話云爾

壽方篆石七十序

同安對茶公舉壽士以



嘉靖庚戌方君敬先生同先按察公舉進士以  
文行相砌磋隆慶戊辰先生仲子子及舉進士  
與不佞結社長安風流豪舉翩翩致足樂也宛  
如見先生顏面萬曆丙戌不佞巡海上訪先生  
壺山之陽先生謝戶部郎政幾二十年閉門守  
玄幾古之于迹虛匿名者而一是不佞驩甚無  
厭爲文酒之會時方病齒見不佞若有起色者  
不佞得撰杖履父事之先生年踰七十而神王  
若少壯鬢鬢乎期頤矣先生好學多閱覽類張  
彥真博通經籍類馬季長其教授家巷不諂不  
黷依于忠孝類延叔堅發之詩篇出入曹劉顏  
謝語渾而逸律細而工類杜審言間類少陵云  
先生呼酒觴不佞多話生平之槩出錢叔寶壽  
先生圖吳明卿壽先生文而命不佞一語如吳  
先生俾錢生之圖益重云不佞避席起曰徃與  
徐子論詩言閩自鄭善夫沒而詩幾亡今詩在  
公家猶周禮在魯也浮湘者曾見之歸來乎山  
中竊願請馬先生由徃尹順德簿書期會之暇

卽得吟咏海寇四起徵兵無寧日捕盜自贖得  
增祿一級坐是罷詩嗣官戶部金陵都會  
高皇帝宮闕在焉而鳳凰臺燕子磯諸勝又詞  
人登覽者所快方事吟詠衛士有脫巾之呼  
朝廷移罪司筦庫者遂拂衣歸坐是罷詩歸九  
華山下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思長林  
而志豐草宜多吟詠島夷入寇莆城失守避居  
樵陽數年坐是罷詩今老矣無能爲也逡巡不  
出已而爲不佞賦竟陵草堂十詠不佞執爵進  
白詩必窮而工也卽先生官大夫之列然海寇  
軍呼及倭遇也所謂窮耶而先生之詩益工且  
鰥居十餘年聲色不入此豈有老萊粒食之糲  
庾桑畏壘之棲赤松辟穀之術然後稱壽哉思  
工而名永名立而齡遐非先生之壽與昔人言  
文章乃經國之太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  
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憶庚戌榜  
中多文人東吳如徐子與宗子相徐叔明西蜀  
如張肖甫陳子韶南海如梁公實林邦陽北海

如劉仲修河洛如張子畏陳晦伯陸道函洪都  
如余德甫曹有卿乃閩楚則先生與黃亨夫高  
伯宗魏順甫吳明卿及先君子咸有聲藝苑俱  
稱千載人然年或不永間鮮嗣人先生有子如  
子及聲名籍甚布于海內世詞賦之業尤諸家  
所未邁周家十年八百世過其曆人以為周禮  
在魯而文武周公之精神寓焉歷有道之長先  
生平生渾渾未究而一發于詩信如子與言則  
祝先生以八百齡安知不過其十如周室之隆  
哉先生咲曰令先公以才名雄三楚子與子相  
猶弟畜之何有于余吾子有父風與兒曹莫逆  
文章果為吾兩家箕裘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相與大醉而別因書以為先生無疆之壽

壽余漳南八十序

往先君子掌職方與漳南余先生厚先生深于  
易衍為數學推人錄命分天地之周別日月星  
辰之紀原忠孝之吉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捷  
于影響假令宋中大夫忠賈博士諳聽之未常

不獵纓正襟瞿然而悟也先君子蓋以先生爲  
神云先生以比部郎出守承天承天肅皇帝  
潛邸先君子執手語曰南陽真帝鄉召杜兩公  
所爲南陽政平訟理民悅無彊而稱良二千石  
者赫赫若前日事君候懋哉先生再拜別去而  
治郡三載鑿渠灌田興學造士淳淳若理家然  
而絕無博擊鉤距取威樹聲之態江漢之間矢  
歌父母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指郢中爲南陽可  
耳余先生殆有古人之風乎乾之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載物先生經術飾吏事故盛德流行物歸于厚  
所謂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也後先生兵備徐  
州擢苑馬卿歸而先君子以井陘憲使拂衣漢  
土屯其膏而未施賁于丘園而待束帛海內士  
爭惜焉先生明于進退消長之機寓書先君子  
謂有命焉司馬季主可卜而知也鍾鳴漏盡夜  
行不休吾儕何取焉遵養時晦于章江之上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所謂肥遯無不利者乎不佞

官行省左使訪先生精舍先生復出數學而教  
之念先君子殊甚先生行年八十磬折山立英  
英如少壯仲春某日乃覽揆之辰也夫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間連山歸藏夏商無徵周易所  
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太陽以九變  
則化爲少陰八也太陰以六變則化爲少陽七  
也九六用而七八無爲一卦變而六十四矣六  
十四卦變而四千九十六矣用九之道皆變自  
乾用六之道皆變自坤剛變則柔柔變則剛剛  
柔相推而生變化先生精于數學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配天應地自一而無筭孔子曰知變化  
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佞重有感于先君  
子之知先生也敢以易爲先生壽先生咲曰朝  
卿生長五朝間卽絳縣老人所稱甲子不啻四  
百四十有五假我數十年以學易或亦可以無  
大過矣退書其言以告惇史也而臆命不  
其物壽沈封君九帑序云西學刻始余與太倉  
吾友沈箕仲往游長安余同輿國吳明卿見其

詩大苛之謂它日當各世者箕仲尚在諸生也  
箕仲舉進士官比部郎江西學使缺余與太倉  
王敬美議曰此必四明沈子也已而朝命下  
又嘆余言不爽云余移官江西與箕仲班荆道  
舊知尊公稷丘先生膺比部封春秋九十矣七  
月廿九日乃覽揆之辰藩臬諸大夫謂不佞素  
知箕仲命一言以壽先生無論與箕仲善先生  
有弟嘉則又莫逆交沈氏蓋通家云余觀先生  
之壽而嘆聖朝養老猶古之遺也夫古稱老  
者以百歲爲大齊至九十者不杖於家不杖于  
國不杖于朝天子就其室而問焉珍有從也日  
有秩也飲食不離寢也膳飲從於遊也刑不加  
也命使人受也鄉飲六豆也愛而養之者與七  
十於學八十拜君命者大異矣得非以九十之  
壽難邁耶而三代盛王未有遺年多至數百歲  
者考虞氏以燕禮上庠下庠貴德而尚齒焉夏  
后氏以饗禮東序西序貴爵而尚齒焉殷人以  
食禮右學左學貴富而尚齒焉周人修而兼用

之東膠西膠貴親而尚齒焉當時伯夷太公之  
流皆大老也避居海濱起而歸周善乎其養老  
也重熙累洽至于成康黃耆鮒背以引以翼如  
小兒狀又多在田野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漢時近古文帝歲詔肉帛賜九十以上者長吏  
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不遣長吏丞尉武  
帝詔天下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  
孫令得身帥妻妾遂供養之事明帝尊事三老  
五更臨雍以拜袒而割生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冕而總干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庶幾哉三代矣乃袁固以九十應賢良詔  
伏生以九十受書濟南史特書其年蓋侈談之  
也唐會昌九老會盛矣衣冠者不及九十獨僧  
如滿九十五李元爽一百二十六睢陽五老會  
盛矣九十者二人洛陽耆英會盛矣九十者一  
人斯亦難矣說者歸諸元和慶曆之遺澤我  
朝至孝宗皇帝稽古尊年詔多存問海內  
晏如協氣橫流懷生之類霑濡浸潤而先生生

當其會家在海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力耕課  
子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欣然自樂優游五朝若  
游虞周之天而忘其生于漢唐宋之後者余聞  
往牒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所以優老也沈佺族  
也箕仲就養無方每試士歸先生必問得孝友  
博聞者幾人是心乎學政誨子式穀也聰明強  
健行不以杖異于老年者駸駸乎期頤矣又聞  
沈有慕聞翁者年八十餘封左春坊左諭德有  
影泉翁者年七十餘封工部屯田司主事皆先  
生兄弟行俱以子貴有司表其坊曰三壽而嘉  
則今年亦七十若公家者真 昭代之瑞而聖  
朝養老之徵乎諸大夫以余言告箕仲箕仲以  
告先生先生謝曰古者養老乞言則有惇史善  
哉可代吾言也請書之并告我二三兄弟

金華壽楊封君六十序

駕部郎楊子道行善屬文與陳子素相聞稍稍  
近就之驩然若道生平者蓋陳子爲江西行省  
使而道行司農督賦也未幾天子以道行守鄆



有異政大計時廷宴而賞之于是改駕部將大  
用輜軒且北把酒章江之上抵御留之至不能  
別語余曰往于庭守鄴也非陳思王封地哉每  
登子建讀書臺與州人李伯承談也邈焉與千  
古之思文章政事無所裨益獨幸家君子得封  
爲大夫也昔王事靡盬有不遑將父者今得奉  
新命而拜家君子于堂申無疆之祝幸吾子一  
言余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今知其子矣有不知  
其父乎道行言大夫爲人君落落多大節不問家  
人生產性喜飲飲輒數斗酒後耳熱仰天擊缶  
而歌烏烏且曰劉伶小豎子獨酒德頌可頌耳  
喜爲詩篇隨興而就恨不與匡衡同時且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耳博學強記默而  
好深湛之思爲諸生二十年而不一遇且曰十  
圍之材文以梁棟而段在溝中同畝之稷上則  
饗神而餘委厓鷲非質殊也所遇異耳閉門靜  
修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家行之槩幸吾子一  
言余聞道行少有異質督學使者往往試高等

而大江南北莫不謂大夫有奇子不啻童鳥九  
歲參玄矣乃大夫之教道行也文左馬而左馬  
詩漢魏而漢魏及舉進士出入周衛之中赫赫  
有聲丕揚庭訓而大夫被封身食其報者哉余  
業諾爲言而道行過里門且急不遑于言明年  
戊子道行在司馬署中寓書曰家君子壽將六  
十正月廿日其覽揆之辰也願承茲議以娛老  
人幸吾子終前諾余觀大夫酒態如伯倫詩思  
如雅圭而守玄如卿家子雲也夫非壽乎且天  
地氣運不過計之或守而陰陽相錯上下相乘  
周于六十而復始故易之言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玄之言曰渾行無窮正象天也又曰  
八十一首歲事成貞陳其九九以爲數生蓋易  
之道也而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又盈虛消息之大者大夫由玄而窺易以易而  
獲天則其壽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金石之  
必堅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敢因道行爲大夫  
頌焉

壽陳封君七十序

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國朝惟 肅皇帝  
在位久每歲八月同姓諸王留都諸大臣十三  
諸藩臬使九邊諸將咸奉表稱賀四夷在在無  
有遠邇畢獻方物喁喁然虎拜稽首山呼萬歲  
聲徹丹墀紫掖望西苑有栢梁銅柱承靈仙人  
掌之屬化洽萬方多長生不老者不佞蓋躬逢  
云 主上誕符烈祖御極十六年志三代有道  
之長絕無封禪受釐事戊子八月江藩例當入  
賀則叅知陳公行也公便過衡山因省覲馬往  
官柱下封尊人德泉先生爲侍御母爲太孺人  
及巡應天都人士頌之典試關中三秦豪傑頌  
之世稱名御史也頃擢自中州語不佞曰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豈不懷歸用是作歌幸吾子一  
言以壽尊人不佞詢先生起居叅知公道焉里  
人稱先生褒衣博帶純德長者也教叅知公讀  
書言提其耳公力于學少年魁楚舉南宮高第  
及其從政先生言示之事經紀其家毫不以聞

公力于官爲清白吏太孺人稍長先生偕老如  
賓日課孫讀書課童種樹力田蓋有龐公鹿門  
之耕伯鸞廡下之敬云祈陽去南昌塵千里耳  
叅知公脂車以迓先生報書曰老人善飯歌詠  
太平安能舍梧溪與岫嶁峰而它適哉願報而  
國叅知公不復言迎養幸歸而家值先生七十  
也余在里門又同宗盟命終前諾諸大夫申焉  
余觀天保詠如岡如陵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  
南山之壽必曰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生抱德  
而隱衡山之南可增聖壽焉洪範言皇建其有  
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庶民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主上錫斯世和平之福先  
生首被焉夫當周之盛使臣馳驅咨謀王事靡  
盥尚嘆不遑將其父母今叅知公祝也闕而觴  
父母俱存之日真奇邁哉昔師擴言絳縣老人  
見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便是七十餘歲先  
生方七十生長肅皇帝朝戊子正朔纔再見  
耳願先生久沐聖化見至無筭真長生不老者

乎天子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敢為今日頌

馬古式十士身 壽孫參戎六十序盧皇帝博次行五成發再良

往先公掌職方孫將軍受齋持吾叔黎平公書

省之余方少先太夫人曰此汝叔厚友治具延

為上客退語先公曰將軍白晢磊落丈夫也願

推轂焉先公方選將一見竒之且曰此孺子異

時藥籠中物也將軍由守備而都闕而參戎功

業者貴陽事先公曰厚吾弟曠得為公家壻獨

余有愧先公言也余每過峴山住家園中解衣

而飯呼盧而醉便大叫以為愛我而豪爽有竒

氣年財五十耳又十年戊子吾叔走洪州視余

且命曰古來封狼居胥山禪始衍臨翰海孫將

軍志焉而竟老于家也吾子為文以壽亦大呂

陳于元英燕出反乎磨室快孰甚焉余曰烈士

慕年壯心不已孫將軍不老乎王翦廉頗趙克

國馬援皆名將而用者柰何嘆其老也如翦請

六十萬兵秦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頗飯斗米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八

肉十斤趙主曰將軍雖老尚善飯也先零伐而  
克國苦脛宣帝曰恐一朝之變也擊五溪而援  
據鞍光武曰矍鑠哉是翁也夫身有三寶曰精  
曰氣曰神四公者赳赳武夫也况當秦漢之際  
乎猛銳長驅掃塵滅迹夜縋而出觀釁而勤在  
甲冑矢石之間精氣與神全在而國是以易老  
乃孫將軍翩翩儒將也况當嘉隆之朝四方無  
虞夜郎久不見兵革乎雅歌投壺類祭遵帳中  
講論類張奐說禮樂而敦詩書類郤縠窮山水

之遊極文酒之歡行年六十而英英如壯精氣  
與神全在而身是以難老公家武子有言曰用  
兵之法全國爲上次全軍旅次全卒伍惟進與  
退且不可進而進非全也不可退而退非全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將軍方進而遜于家  
方退而傳于子兵家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也四公全國可優  
爲之獨所遭太平耳耄耋期頤何得孫將軍老  
乎將軍里中有耆緣會二十有一人多八十九

十者將軍在弟列余題其錄而壯之將軍虛席待我乎吾叔起謝曰後有因吾子言而續者舊傳者將軍真不老矣

送陸太史校士還朝序

蘭谿陸先生舉進士高第制義傳布海內士爭誦法焉先生在翰林轡龍虎之文主上制詞先生代焉如絲如綸士林以爲奇邁昔人謂陸機伏膺儒術文章冠世陸贄詔書旁午思如湧泉先生蓋士衡敬輿之匹也歲戊子王上命

先生與給事陳公典江西試多士望先生車輿以爲文陣雄師咸願出門下先生入棘闈謙冲如不勝也恪恭如不得已也同侍御祝公誓曰外母賓內母隙自相誓曰毋踈出毋謬入得士九十五人多學使沈公高等一時翕然號稱得人歌鹿鳴而宴之其樂也融融諸士斂齒宴先生其樂也洩洩諸士謂先生將復上命直承明之廬例有贈言而屬不佞將以學使之命不佞素慕先生何得違諸士請哉先生望諸士也

蓋孔門仕學之旨云夫漆雕開不自信而孔子  
悅之悅其信也當時論政有曰信而後諫信而  
後勞必不自信而上下信焉古之大臣如伊尹  
阿衡周公負扆人言公功斐迪篤旁作穆迓衡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可謂信矣兩公肯自信其  
君堯舜事三王而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堯舜三  
王之澤哉日以進賢爲念其曰敷求哲人與人  
不求備又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  
以乂我受民三風十愆之訓無逸立政之篇所  
以告君者何詳也 主上富于春秋思政養心  
省心樂志分爲四軒命輔臣作箴而二三元老  
論道經邦昭登之績先生試諸士以進箴表思  
而有養省而後樂儆戒無虞罔敢自信都俞昌  
言之風千載如新先生將司密勿廣廈細瓊之  
上從容起沃伊周告君者可願焉語曰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也三代之智非一士之智也先  
生舉賢讓能行盡寰區諸生一前茅耳孔子漆  
雕開未仕者也伊周仕者也易地則皆然先生



望諸生甚厚卽舉以望先生不稱情哉諸士起  
謝曰君臣師友無負而後信敢述公言以爲陸  
先生贈

送陳給事校士還朝序

萬曆戊子江西試士主上命給事陳公太史  
陸公典焉夫給事黃扉制不可者批之詔不便  
者塗歸之日暮且入對夕卽之不能離禁闥始  
自前代主上寤寐賢豪貢于丘園蓋特命云  
肅皇帝戊子曾一行之今主上同符烈祖矣  
公之來也與陸公起居出入相得驩甚及入棘  
院夙夜匪懈取同者彙閱焉裒黜者覆閱焉或  
陸公可而公否焉或陸公否而公可焉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期得真才以對揚主上休命是  
科號稱得人諸士宴鹿鳴後造不佞謝焉不佞  
曰古者諸侯歲獻士天子試之射宮而陳俎  
豆備管絃以宴自唐至今爲盛諸生遇矣且大  
江之西交吳楚而屬于揚陳先生所稱珠在玉  
山者非耶夫魚目混珠燕石混玉自古記之先

生廣求而精擇照乘燭室之光無遺赤水瑤琨  
盈尺之璧顯于荆山石韞玉而由暉水懷珠而  
川媚蓋遇而奇者也今天下疲矣水旱之災遍  
于中原而江西尤盛黔黎予遺困苦萬狀則主  
上弛負蠲征至損上御以佐危急撫臣棄官  
呼號爭升斗之儲而嗷嗷莫必其命陳先生極  
論之昨者宴樂續食歎然不敢安焉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  
先生以天下爲度而三擊時艱思得士以濟之  
諸生誠珠玉矣天雨珠而寒者不可以爲襦天  
雨玉而饑者不可以爲粟惟澤于道德媚于時  
務庶有濟也先生惓惓茲土今還 轂下列在  
交戟之內 主上加意民隱問先生中原利害  
可面陳西土窮困之狀侍御祝公亦有疏入告  
矣先生此行又一方黔黎更生之會守土之吏  
所殷望也寧獨諸士良遇哉昔人品士有曰豐  
年玉荒年谷者先生雍容廊廟則益袞職之補  
出使邦國則周閭閻之慮爲土爲德爲下爲民

雖謂玉與穀馬先生兼之矣諸生以余言告先生先生輒然曰古者使臣采四方語列輜軒申陳子言良是二三子操牘載之將轉聞于曰土

三石園續集卷之九

今夫神然然於人帝制是也  
馮陽陳文燭玉叔著志

壽郭母被旌序

肥鄉郭承芳有母以貞節被旌命同舍郎造賀

諛言于燭燭年最後執筆之勞何敢辭焉往冬

夜省直余與承芳抵掌談忠臣孝子仁人義士

事至烈女貞婦口咨鼻酸不能語余諱之遂泣

道其母王孺人云嗣後上疏闕下語多在疏

申其略云臣崇嗣舉進士幸事闕陛下顧臣父  
東天絕其母王年纔二十耳甘謀自縊臣祖先  
臣御史俾育臣為嗣苦節四十年臣觀聖朝被  
旌者婦多有子臣母立孤尤難也陛下垂仁  
焉疏奏不主上哀憐下所司如例得旌嗟乎柏  
舟之篇采桑之詠其辭楚楚婦人之好修皎然  
潔矣至有激烈捐生以狗之者乃立嗣昌後不  
令夫斬然絕尤希曠焉往郭母少寡從夫之志  
堅如金石假令以身狗稱烈矣如夫無炊火何  
故忍而就此余聞不夜哭不踰閭終身蔬素竭  
力奉姑育承芳在襁褓申日夜教承芳讀御史  
公所藏書承芳遂登第尤稱博雅每聽獄多所  
平反海內賢豪延頸願交孺人喜曰吾生矣夫  
立後之難妻事夫猶臣事主事有幸不幸焉昔  
留侯報韓不犯大索之怒立橫陽君成為韓後  
成不幸亡尚思圖報趙朔客程嬰者不與下宮  
之難匿孤山中幸復趙氏後兩人之識深遠矣  
今孺人見承芳成立喜是良所未必而嬰所已

試者丈夫哉詩書所稱何加焉兒女子不足齒  
矣太史公嘆閭巷之人依附青雲聲施後世况  
大節被休命又承芳將考最沐封典此人間婦  
所罕兼者其有辭於永世乎按郭之先有經歷  
公喜施藥縣丞公舉義兵太守公在成化御史  
公在弘治戶部公在正德三公皆進士仕吳越  
間令民奉祠不絕至亦永平世家有適史者不  
屈于賊死談者與孺人兩高之語曰燕趙人多  
感慨或一節云耳何忠義孝廉之茲著哉余樂  
道孺人事并敘之它日私為公家作世傳焉

壽倫安人八十序

黃太安人者倫子紹周母也年八十受封紹周  
謝周上恩為賦誌喜中言慶引西昆榮分北闕  
全謝季子馭念王生意若不能釋者陳生語解  
始得悅紹周遂以賀言屬陳生往陳生少讀紹  
周經義時紹周舉廣南第一慨然思見其人後  
登壬戌進士為士師屬兩人交固驩甚也倫子  
多學類劉子政德量如黃叔度比議刑書則師

張釋之間訊父子言依於孝訊昆仲言依於弟  
訊夫婦言依於別日惟祥刑以報上非徒引  
經斷獄者婦人有內貞而無外事其賢徵厥子  
卽紹周可知太安人賢乃紹周道之又詳云蓋  
贈君早孤太安人脫簪珥以相之教成三子往  
紹周歸省低徊留之不忍去太安人從之行且  
急人情莫如母子親朝一出暮倚門也今若此  
將望所顯樹者耳歷觀記載中若大家之論撰  
敬姜之秉禮孟氏之擇鄰滂母之慕義稱賢矣  
未聞錫榮名兼遐齡者君子嘆諸福之難馬今  
太安人年且耄髮垂垂白翠冠緋服祈祈有輝  
真人間罕有者况吾兩人期許又出世俗歆豔  
外則所稱壽母意益弘遠莫窺矣夫演百順之  
旨揚內則之訓嗣徽音之贊後純嘏之休廣好  
德之疇海人同人詠而歌之余何言語罷陳生  
愴然有思紹周詰其故吾幸家夫人在乃先安  
人何得太安人壽紹周慰我且又益大悅民廿  
游林夫人八十序四出燕若刻由真而西

萬曆甲戌象川林公爲四川廉訪使由滇而西  
母太夫人陳氏時年八十設帨之辰在十月廿  
二日廉訪公遣使歸壽南顧懷焉越明年諸大  
夫從廉訪公後者謀壽太夫人命不穀以言語  
曰不知其內視其外乃六川翁舉進士尹麗水  
官戶曹咸稱清白吏以有令妻也又曰不知其  
母視其子乃廉訪公奇倬儻往官江西時分  
宜竊柄公吐出其門一官數年不遷今勲樹赫  
然以有賢母也又曰不知其國覘其鄉乃吏部  
傅公太守陳公爲文以祝多太夫人善行二公  
鄉人足信也小子何言哉余所聞太夫人事最  
異竊有感于天道焉往太夫人由浙河以歸家  
人瘡病陆危過張烈婦墓下舟人言其土可解  
熱太夫人取土分飲之霍然病已如遇長桑君  
乃嘆曰援鏡操刀斷髮表心古之貞婦僅見女  
史今烈婦不愛其生而能全人之生何忍忘之  
遂以餘土陶烈婦像而祀之嘉靖中倭寇來海  
上至廉訪公家見烈婦像以爲天妃神焚香羅

拜不敢犯而其家得全及寇退太夫人收里中  
白骨瘞之奉烈婦神尤謹卽太夫人永烈婦之  
祀又推廣其仁其德厚矣古之至人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自生而長生皆此道也  
我觀天道太夫人蓋百齡未艾云諸大夫聞而  
避之且曰可以壽矣書用識哉

壽謝孺人六十序

太孺人謝氏者先兄光祿公之配紹興司理璧  
之母也往璧自少嗣余兩姪早世太孺人曰柰

何忘伯父弗子耶及舉進士太孺人又曰柰何  
忘仲父弗子耶今太孺人母子如初而余得子  
之有丈夫之槩馬頃考紹興三載績例得移封  
贈光祿公如其官 勅封太孺人而壽期六十

初度之辰在九月朔日大哉 王言賁及庭闈  
里中以爲竒邁其弟婦童恭人官江西行省嘆  
曰吾少與太孺人相與垂白三十年情好如一  
日真若兄之俯念鞠子弟之敬順其兄也歸而  
獻隻履持一觴結暮年驩而又何以遠游爲余



曰人情喜聚而惡離况肉骨乎歲時伏臘大小  
群集卽有生日烹羊包魚羔置酒高會欣然一室  
者田家守閭事耳若方宦游卽子婦亦不能歸  
勿徒紛結心曲耳恭人曰自吾爲公家婦見四  
方乞文者半壽其親而公應之無虛日幸一言  
以壽太孺人余曰太孺人方健往施佛經數萬  
卷念佛者祝長生不老由是而七十而八十而  
期頤爲言尚有日乎今且以半酒往恭人曰吳  
太安人胡不祝八十任太恭人胡不祝六十乃  
太孺人六十而被封可壽也余聞之首肯安敢  
吝一言哉乃壁兒自紹興圭兒自漢上走使乞  
言于章江之上余讀易而知太孺人之壽蓋天  
道云坤之文言曰無成而代有終妻道也光祿  
公子克家太孺人終焉安貞之吉非壽乎歸妹  
之彖曰天地之大義也君子以永終知敝太孺  
人謝家女富以其鄰而光祿公文相愛也以祉  
元吉非壽乎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  
吉太孺人閑有家無敢嘻嘻者威如之吉非壽

乎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太孺人從一  
而終安節之亨利有攸往非壽乎中孚之九二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太孺人載米之官而用  
刑者以明慎而不留獄應乎天也非壽乎晉之  
六二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太孺人翠冠霞帔  
受帝之祉往有慶也非壽乎童恭人曰文正是  
耶余曰易本乾坤壽以乾坤又何加焉童恭人  
稽首拜謝卽與兩兒張世美堂上爲太孺人無  
疆之祝

